

現今台灣與澳洲金工教育的差異 和未來可能的交流與發展

2001年當代金工交流研研討會 座談會議記錄

時間：90年2月12日下午13：30-17：00

地點：台北工藝設計中心會議廳

● 紀錄：葉韋柏 ●



呂明燦主任：

Dr. Williams、Mr. Kuhnen、Mr. Peter Shepherd、程主任、阮老師以及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非常高興今天邀請到各位在金工方面有成就的學者和專家一起來和澳洲國家大學藝術學院院長和金銀工藝系系主任兩位共同研討有關金屬工藝的學術交流和未來的發展，也很高興許多工藝家能到場談論、關心這個議題，我們希望今天這個研討會能藉助大家的腦力激盪，以及經驗的分享，使金屬工藝在澳洲和台灣都能夠有非常好的發展，而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金工方面的專家阮文盟先生來給我們主持，謝謝阮老師。

阮文盟先生：

謝謝呂主任。我想，做為一個國際性的金工座談會其實有很多很深澀的領域，我們要慢慢的走進這個議題，座談者桌上都有一張座談的參考議題，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就一些範圍內的議題絕對不要漏掉它，除此之外，如果各位在腦力激盪下，更多好的意見，也可隨時提出供大家參考。

議題如下：

- ◎中澳金工教育制度的發展比較。
- ◎澳洲金工教育成功的重點。
- ◎專業化的領導，公家單位的配合如何在台灣落實。
- ◎簡述在台灣各校對於金工教育的計劃及現況。

◎中澳雙方在金工教育的交流展望，可能性的學術的交流：如交換學生條例或展覽交流之可能。

除上列議題外如有有關金工技術，或觀念方面，創作等議題與高見，我也期待聽到。而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對此次座談會相當重視，也計畫將此次的結果做成專冊，希望這是台灣金工界跨向國際化的第一個小腳步，國內的金工教育累積有十幾年的歷史之後，今天可看到這樣蓬勃的現象。雖然許多硬體設備或其主客觀條件沒有達到我們內心的希望，但確實能感受到其蓬勃的生氣，藉由這次遠來的貴客，我們要以謙虛的心來聆聽他們的意見，今天如何向他們挖一點寶，聽聽他們對金工教育有什麼建言。並且由這次交流，能使兩國相互更加了解與靠攏，在可見的未來有具體的計畫產生。台灣在金工教育的發展已有十多年的歷史，那十多年的發展可說是千辛萬苦，Dr. Williams可為我們簡述一個成功的金工教育體系有什麼重點要捉住，才能快速的發展起來，現在開始請Dr. Williams發表意見。

Dr. Williams：

謝謝阮先生給我這機會表達我覺得是什麼理由讓金工在澳洲發展的原因。我覺得應該是我們發展了一套完整的國家策略，以我的觀點來分析，可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點是教育制度，各位早上也聽了Kuhnen描述了澳洲大學的教育制度，我們的策略是將技術方面包含在教育體制之下，我覺得這是一個發展金工藝術的重點。我們的聯邦政府在70年代中期，在金工技術幾乎是沒有什麼發展，但今天我們有金工、珠寶設計還有玻璃工藝、紡織、陶瓷、還有木製品，所以把這些技術納入大學的正統教育之下，即是將傳統技術和純藝術放在同一的基準點上。這樣一來，這些技術就能被納入主流之中，而不被排拒在外，所以第一個重點就是教育和訓練。第二是：藝術藝廊的產生。藝廊去收藏這作品和展示這些作品，我想如果沒有經由博物館和藝廊來介紹這些具水準的作品，我們是無法推展這樣的技術和藝術的。第三點：展覽。澳洲國家藝廊的政策，是規定必須要有很多展覽。第四點：交流。教育的交流也和第一點有關，在高一點的層次方面上，我們的教授和其他國家的藝術家以及兩方學生的交流。以最新的趨勢來講，因全球化使然，世界各國的學生，使能匯集到澳洲這也是一大重點。所以我們的策略就是國家的領導，教育制度在大學的推行，藝廊的收藏和展覽，如此次31@20的展覽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



阮文盟老師：

確實我們在Dr. Williams說的第四點上我們是落後了一點，在台灣金工教育已進入到大學、高等教育體制了。而我們也有做以國家單位層級的交流發展。甚至，私立學校也有設金工教育、工坊教學，製作的單位也超過30個。而金工和藝術館的結合也是每年可見，這樣的情況，在這短促的幾年間也不能說沒有什麼成績，但對於全球化資訊的交流、交換學生的腳步上，也是到了可以踏出去的時候，當然我想哪天與坎培拉大學做交換學生的計畫也是可行的。Dr. Williams有提到一點相當重要的是「訓練」。實作的工作訓練、經驗的累積，在許多工藝的教育中，有許多是要親手去做才行的。Mr. Kuhnen在德國有深刻的工藝基礎，它可以領導學生，使學生絕不會虛度光陰，能做到具時效的創作，這個我們真的是要加重一點力量。今天很可惜王梅珍老師不在場，台灣十幾年前輔大應美系創金工組的一個歷史她一定可以告訴我們許多故事，而現任教於台南藝術學院的徐玫瑩老師，也是王老師的同學，也許對歷史，或你對於其成長教育的看法，請你也告訴我們。

徐玫瑩老師：

主席交待的這話題，其實有點困難，這是一個大題目，我恐怕難以勝任，因為我在台灣的金工教育方面是在1985美國回台後兼任於東海美術系，

並非像王老師一樣，她是主導一個金工組的發展，所以實無立場來代她解說，想來它一定有很多苦水可以吐，簡而言之，我以一個長期關懷台灣的整個工藝的創作發展的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整個工藝創作發展除在陶瓷方面較健全外，無論教育上或人口參與上陶藝都比其他工藝領域來的成熟，金工的發展可能就稍慢，也許是我有點急的關係。但很高興，近五年有許多留學回國的金工創作者參與了教育工作或成立了工坊，招收學生，在不同的角度來推動金工，對其發展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有許多成果，然以健全體系而言，比起其他我所知道的國家，我們仍是不足的。我對於澳洲金工界的接觸並不多，但記得1997年在歷史博物館有一個澳洲工藝展，也是台南藝術學院金工組成立的那年。我帶學生參加這研討會，當時主辦單位甚至還不知道有我們這系所，然我們仍主動的和澳方Susan Cohn小姐交流。這是我們和澳洲金工的第一類接觸。而我對澳洲金工發展的認知也僅止於Susan Cohn和剛Mr. Kuhnen提到的Claire Mackinaw的作品，但整個澳方金工教育於今之前我並不算熟，但我可以舉一個



我較清楚的韓國的金工教育發展為例，因為我在美國讀書時我的教授是韓國到美國發展的韓籍教授，所以我眼見韓國金工創作者、學生、老師的作品如何被推薦到國外去，有計畫的整體性合作、展覽或研討會。所以在今天，金工人都可以知道韓國的金工在國際佔有一席很大的地位，而澳洲的學校也有請韓國藝術家做交流。由韓、澳這兩國來看，可清楚看到所謂整體性的合作，和國家政策面的積極態度，怎樣去支持某個領域的發展，對一整體的前途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可惜今天劉副主委不在，我實在是有些請命的味道，希望國家單位可以對台灣金工教育有更積極的扶持。

Dr. Williams：

先謝謝先前徐老師的闡述，在這，我們必須先注意的補助款的問題，因為沒有預算，我們是無法做任何事情的。

徐玫瑩老師：

經濟預算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台南藝術學院剛邁入第四年，所以學生數尚少，所以我可以和學生可以有密切的接觸，無外乎是希望在短期間內怎樣為台灣帶出幾個願意在專業或其他領域留在金工上創作的學子。而在經費上確實有很大的困難，過去這幾年在有限的經費下我盡力去做許多事，同時我也向私人募款，但如果能得到更具整體性的支援，我相信我會做得更好，我想不論是大學部或研究部在經費上得到支持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阮文盟老師：

多講是好事，多要求經費就會慢慢下來。另外再回應之前徐老師提到有關韓國例子，我在1970年於德國求學時，我有許多韓國同學，在修道院或其他學院學金工，學成即回韓國，也有很好的發展。坎培拉大學在來台展覽前是在德國哈瑙(Hanau)展覽，我記得在約10年前，

韓國早有一批藝術家在那裡展覽過了，所以韓國的金工發展不亞於澳洲。當然，每個藝術家各有專長，但於整體狀況有限的條件下，的確最值得我們借鏡。再回到剛才的重點，今天王梅珍老師不能來實在是很可惜，不過，剛好她的學生，陳國珍老師今天在座，她目前主導輔大應美系金工組，她也在其間成長，希望妳能為我們說說當年金工組如何由零到有，以及你在教務上有何看法。

陳國珍老師：

那我先以個人成長為例簡述下一輔大應美系金工組建立歷史，我1987考進應美系，王梅珍老師也是同年接下金工組教職，我也是第一屆金工組畢業生，1991年開始我先後到德國、英國伯明罕中央大學修完碩士後回台，受王鍊登主任照顧，在大葉大學專任後又幸運的回到母校輔大專任教職。10幾年了，每年金工組培養約15位學生，雖是小班教學，但學生都能有滿自由的工作環境，設備也是一點一滴累積，精密的鑄造、琺瑯、鍛造、化學染色、噴砂等……基礎設備都具備了。在台灣這幾年有許多學有專精的同好回來，再銜接上或業界裡、或個人的創作空間方面有了發揮，也相當辛苦。包括在教學領域也是一樣，例如：上禮拜我剛和廠商完成化學實驗櫃的工程建立，過程中因無技師從旁協助，我自己監工四天，不敢疏忽，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和管理學生安全。但相較於其他回國的人我算幸運了，不過一切還得繼續努力，澳洲畢竟各方面有健全發展，可惜今天並無教育部方面代表列席，台灣至今尚無一個獨立的金工系成立，也許是心聲尚未上達。應美系的狀況大約如此，畢業生也有些表現，如光興珠寶的黃董對我們學生也很照顧，而我小小的後輩也會再繼續努力。

阮文盟老師：

周老師任教於師大工教系，在有限的資源

中，他常把沒有用的機器變成很棒的設備，對學生也相當提攜，我們都很期待你的高見。

周立倫老師：

過獎！我先就一個大的範圍說：從工藝的角度來看，台灣金工的發展大概僅次於陶瓷，我於1976年在師大當學生時候，我覺得比較專業的項目大概就是陶瓷，當時陶藝運動剛起飛我躬逢其盛，看陶藝由無至成形直到今日的蓬勃發展，前半期的過程我參與甚多，包括學習、比賽，所以我在的專業算是陶藝，金工和玻璃亦是如此，目前都已成形。而編織、木工家具製作似乎都還沒有很好的科系，所以金工發展已算不錯，當然還是需要一點時間培養。在台灣金工方面我分兩點來講：（一）是偏向珠寶商業類。（二）是個人的藝術創作。剛開始這兩個在台灣幾乎是結合在一起的，過去台灣珠寶半寶石工業曾非常地發達過，再來慢慢的有了王梅珍老師金工組的教學，或和業界的一些合作或是外貿協會辦的珠寶講習班，絕大部分的短期班是在培養珠寶設計師，但是有多少人在參加完短期班後還留在珠寶界中？所以，以現下來看：珠寶設計師在台灣就真的非常弱了，若以傳統的製造珠寶工業來看，有許多都移到大陸，很多業界的朋友都說無法再使用台灣的珠寶設計師，因為大陸的珠寶設計已經很蓬勃的發展，一個設計公司光畫圖的就50人，打版做模子的2、3百人，他們的工資比台灣低得多。連香港的珠寶設計師也不多了，就商業的角度來看，確實急速萎縮當中。但由藝術的角度來看，這行業並沒有受到經濟情況的限制。有一現象非常有趣，當工業放棄的技術或設備，做工藝和藝術的人就會把他檢起來，認為它是一個很好發揮的題材，所以藝術的表現和商業的發展並非亦步亦趨的，儘管珠寶產業慢慢的沒落，但在藝術方面來講，這是沒有限制的，還是可以有很好的發展。

阮文盟老師：

請問周老師，師大工教系成立有多久了？

周立倫老師：

政府當局不管在發展什麼，經濟都是重要考量的因素，師大是師資培育單位，亦是如此，而我目前任教的系是由工教系分出來的，最先是民國71年左右稱為工藝系，當時系中有一個很大的計畫是規劃高工職校階段的工藝課程，當時將美術工藝課程納入陶藝、玻璃、編織、金工塑膠、木材工藝，也為此開始以此為目標做一些師資訓練，所以在陶藝、木工外，其他就無法提供很好的師資，所以我出國後，就將金工和玻璃學到還可以，回國後發現系裡將工藝系改為科技教育系，傳統工藝就不玩了，所以很多動作都是跟著經濟在走，不但電腦化，還要高科技。師大自許為教育的龍頭，所以總認為要走在時代的尖端，金工課在我們系上是聊備一格，一學期的選修3個學分，因為我覺得多可讓學生受點薰陶，所以一直不忍將之取消，除此外，我還保留了陶瓷，也教電腦課。所以講到金工，若以經濟為量，認為不賺錢就不做、不教那就糟了，應以文化發展的眼光去看才是。今天手工業研究所已改為工藝研究所，都走到藝術的層次去，我想這是一個正確的步驟。

阮文盟老師：

我現在能感受到劉副主委不在場多可惜了，他應該聽聽這些基層人員的心聲。接下來我想轉換一下焦點來看台灣的金工發展，我們很想聽，金工珠寶創作協會的理事長廖泱修先生的看法。

廖泱修先生：

我1985年來到台灣，如徐老師所說的：在珠寶設計上仍是一片沙漠，不過在半寶石和珊瑚業方面倒是很發達。如今台灣珠寶的現況就

如前人種了樹現在慢慢凋零，業界的外流和西進或到大陸，正如周老師而言，很多別人不要的我們留下來玩。而我離開學校已經2、30年了，所謂創作對我來說已十分陌生，所以我非常喜歡看到學生的作品，那是具創作性的當代金工。但以經濟成本來看有別於琉璃、木雕、石雕，其成本2千元可賣20萬元，但金工作品成本2萬元卻也只能賣20萬，所以消費者還是有教育空間的。藝術也是需要被購買，正如理想和愛情都需要兼顧，如此才能走更遠的路。以上是我個人的淺見。

阮文盟先生：

廖先生客氣了，廖先生是從新加坡來，心向台灣，對台灣金工奉獻極多，協會一定有年度計畫，我們指日可待。接下來我們請台南縣文化局代表林彩玉小姐，以一個公家單位的角度對金工方面的推廣和結合有什麼看法。

林彩玉課長：

台南縣文化局可以說也是個基層單位，我們也是第一次接到像這樣現代的工藝展，以往也是都辦理較傳統的陶藝文物的展覽，所以推展金工這方面，我想可以透過藝術欣賞教育活動的規劃，用課程做一個講有關金工的專題。我也是接觸到此次展覽才對金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南部民眾確實對這一方面資訊是很缺乏，另外文化局所能做的，就是把場地提供給藝術學院或鄰近這樣的系所讓他們去做交流，和作品展示，使民眾能更認識金工。而剛大家提到的經費問題，以一個縣市來說，得到的補助並不多，所以還是要向中央爭取。

阮文盟老師：

確實很多事情是主動性的，也不能一味的推向公家單位未盡輔導，我們也要大聲的說出我們做了什麼，讓政府聽到，這樣才能達到一個良好的互動，這是我一個較持平的看法。黃

坤河先生於公於私都對我們金工的同仁、學子們相當照顧，不知你對教育上的「經費補助」有何看法？

黃坤河先生：

首先要先向老師同學們打打氣，雖然大陸有許多廉價的勞工，我也有投資，但設計還是要來自自由國家如：香港、日本、義大利。台灣設計的創意很好但功力需要加強，去年世界黃金協會的比賽，它有珠寶界奧斯卡獎之稱，每個作品不僅是大而已，還可以穿戴，創意也十足，製作過程也有非常的難度，得獎的國家日、義、德、印度等，獨無台灣、香港、中國，我們在市場上雖佔有一席之地，但為什麼在比賽上卻全軍覆沒，我想是作為設計師要思考的，也希望台灣能辦理具高水準、創意的比賽，讓好的設計師有表現的舞台，至於「經費」問題，確實要「多張口」才会有，還是有很多產業願意贊助，將你的計畫和條件開出來一切是可議，可討論的，今年籌30%明年50%慢慢的累積，最後是會有成的。另外我每次到澳洲，我都要去他們的博物館看看，有時很感慨，台灣珠寶特色在哪？日本我們知道珍珠和白金，義大利的設計和鑲工，德國的設計很剛性，法國則是品牌經營強。台灣似乎什麼都有但卻說不出特色，而我的公司也曾與外貿協會合作過，聘請國外設計師來台幾個月做專案，花費都是很高的，所以，產、官、學界三方應互相合作，一起肩負提昇設計的責任。

阮文盟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請前輩王鍊登教授發言，他也是留德的學者，在工藝教育有獨特的看法，知道的歷史也比我們深，請你發言。

王鍊登教授：

當時我是第一批師大美術轉工藝教育系的教師，當時很高興有一個正統的工藝系，但可

惜現已改為科教系。工藝不只是一種教育，也是一種文化，所以後來到大葉開造形藝術系時我成立了金工、編織、漆器工坊，台灣的工藝要更加努力，要下更大的工夫，我常對工業設計的學生們強調，設計的基礎建立在三個腳上，藝術、科技、經濟，但必須強調的是：三個腳並不一樣重要，藝術才是人類最終的意義。技術是讓我們達成藝術目標的途徑、手段，當然有技術也需要經濟條件的支持，工藝是科技加藝術用之於大眾生活，所以文化國家絕不能放棄工藝，很高興台灣手工業研究所也改成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呂主任二十年來我們競相奮鬥的鬥士，今天台北工藝設計中心也成立，我很高興我們有會合的地方。很多學校也越來越重視工藝，而我三年來也積極的籌備一所私立綜合藝術大學，在裡面排有陶瓷、石材、玻璃、金屬、漆藝、編織、藤竹工坊，尤其竹藝和漆藝工坊我會下更多工夫。有幸的話，在最近可以成立，如果將來我可能主導的話，也會全力的推展金屬工藝，也希望在未來澳洲國家大學能和我們交流合作，謝謝。

阮文盟老師：

下半場主題放在台灣、澳洲金工的交流，也是壓軸重點，以及公家單位是如何配合專業化的領導，請工藝所是否有代表為我們發言？

呂明燦主任：

很高興可以邀請澳洲國家大學到草屯展，讓我們看到高水準、精良的金屬工藝品，還有學習到兩位教授的知識、意見，而我們的金工發展的腳步還是晚了一點，幸而近十年來有許多回流的工藝家，很認真的在創作。大家也很期望本所來帶個頭，向文建會申請經費邀請台灣當代金工創作者，提出具代表性的作品到澳洲國家大學做一交流展，這樣一個活動，第一是要有經費，第二是要澳洲給我們機會，而此計畫是由設計組柳組長，最先提出建議，這計

畫我想請她說明。

柳秋色組長：

20世紀工藝發展和經濟有相當關係，珠寶產業有外移現象，但也不要太悲觀，危機也是一種轉機。珠寶工藝創作的發展從澳洲歷史可知，澳洲有金礦的開採，後又趨漸沒落，後來有一批外來的專家學者的來澳洲做教學、交流，使金工有了發展。21世紀的台灣我想一定也可以有很好的發展，這是要大家努力的。本所在十年前即開始舉辦珠寶創作設計比賽，當時也和阮老師交換很多意見，他多有期許，希望我們邁向國際化，十年前我們水準還是不夠，但今天該是成熟的時機了，對政府機構來說，我們盡量的協助各位是該有的責任和義務，在交流方面則是研究所未來政策上的一個發展，我發現在美國的工藝方面，政府並非主動的來辦展覽，而是由民間團體主動的提出專案計畫申請，政府可以支持贊助就盡力，本所也是如此，希望大家共同努力達成目標。

陳泰松組長：

本所技術組是由工坊和實驗室組合成的，木竹藤、金工、陶瓷、染織、石材，金工工坊便訓練已有20年的歷史，對早期台灣金工發展是有很大的幫助，在座也有很多老師在那裡教過課，目前來說，它的任務是否該有點轉變或持續，這是我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以往辦金工訓練最大的貢獻是彌補學校實習的不足，一個暑假的訓練約有200小時實做時間，工作室也開放到晚上兩點，可是921地震後受嚴重破壞，也許是個轉機，包括金工工坊的定位，軟硬體部分的籌設。另外技術組很重要的一個工作：人才培訓，以前是很單純的訓練一些學生，但未來工坊希望以國際交流來發展，讓國內外的學生或老師也來學習或從事教學，也希望藉網路訊息的傳達來廣納各方的意見。

程天立主任：

剛點出的題目：專業化的領導，公家單位的配合如何在台灣落實，阮老師很聰明，倒過來念的時候就不合了，公家單位的領導、專業化的配合那就不可能在台灣落實，所以公家單位是一個配合性的工作，但是剛提過我們也辦過技藝訓練，珠寶競賽，也累積了一些經驗，但那是不夠的，整個產業界、學界、官方是需整個連結起來，這也是今天參與座談會最重要的題目，本所到底能做什麼，政府單位到底能為民間做什麼？政府應要做民間不願意做的或做不到的事，那才是民間或青年朋友希望政府做得事情，很多專家提出有關經費的問題，未來所裡也會去爭取更多的經費，辦些比賽、展覽、交換一些經驗給社會一些幫助，這是公家單位絕對要做的配合性工作，雖然不是領導，但是在座的各位專家任何idea希望各位提供給我們，我們來試著做一些計畫，或辦一些好一點的座談會，讓產、官、學界聯合起來共同做一些事。另外，我和柳組長去年去洛杉磯一趟，我有一個很深的感想，剛黃董也提到產業外移，我們有設計能力靠頭腦賺錢，但設計力如何提昇？青年學生，畢了業沒錢出國或不想出國，他在台灣沒有成長空間，沒有機會，因為他看不到東西，學不到東西，也許從國外回來的老師專家可以給他們一些新的東西，但是不是有限的，是否為延續性的？所以政府和學術機關是不是可以替青年學子創造資訊交流的機會，如這次澳大金工交流展，這是台南縣文化局和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做的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但是不是能持續下去？在國外看到很多Design center展示設計作品只提供給設計師看，台灣沒有這樣的地方和店去看，資訊不夠。今天台北工藝設計中心成立了，我很希望能成為一個設計的窗口，這窗口可以提供學校的專輯或展覽，讓學生有機會查看，看到你們做了什麼，或要改進什麼。要讓Design in Taiwan，除尋找市場外，要加強提昇設計能

力。創造一些機會作為學校教育的延伸，學生畢業後在創作時要能持續的吸取新知，政府單位有責任做這樣的事，早上Dr. Williams和我開玩笑，幾年前我在新竹玻璃工藝研討會時就已遇到他，他問我是不是學玻璃的，今天開金工研會他問我是不是學金工的，但兩者皆非，我是森林科系畢業的，但我是做行政的，我希望站在一個行政人員的立場做一個橋樑性的工作，提供工藝方面的資訊，老實說這種工作是要合作才能發揮得更好。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師未來可以用網路傳送更多的資訊或特別的創意過來，台北設計中心更歡迎大家利用這樣的場地辦研討會、演講、展覽。

阮文盟老師：

希望工藝所能持續的辦研討會，接下來我們請在多所學校兼課也常辦展覽的曾老師發言。

曾文玲老師：

我長年住台中，在東海和朝陽都有兼課，金工在美術系和工業設計系都可以得到發展。但我想請問澳洲兩位學者，貴校學生在畢業後如何實際運用所學之金工，也就是說其發展為何？是從事創作或是有到工業設計的範疇裡頭，他們是如何經營他們的未來，學校是否有為他們歸納一個方向？而似乎新科技、資源、材質技法在貴校有一個很大的能量，這樣的資源是如何取得，是建教合作的方式還是透過其他方法進行？因為我們知道這樣是需要一些資金，取得資源後是如何應用在教育訓練中？在工藝的基礎上，科技部分又如何和工藝融合在一起？

Mr. Kuhnén：

我們當開始也是有很多困難，在課程完成後有相當大的比例在做基本的訓練，以前畢業的學生也會再接受技師的訓練課程，因為老師

是從本校畢業，所以很清楚學校的教育系統，也對學生更有幫助。目前我也非常受限，每年我有20-30個學生面談，澳洲並非出口或大量製造的市場，我想這和歐洲市場是有很大的差別。我們兼顧課程和實習，也會邀請畢業校友回來教學，這樣他們也可以利用學校的設備資源。在這一兩年間，同時也與外界接觸，然後慢慢的獨立出去。另外終身就業型態的觀念也在改變，因為在畢業3、5年後學生有了較好的履歷，所以剛就業時他們的收入不是那麼好，真正的困難是讓具有創意的人可以有持續小規模的創作。也就是說，在畢業後幾年必須從事相關的行業累積經驗和履歷，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將創作成為終身職的工作。所以事實上，從工作室畢業的學生大部分可以得到一些較小的案子，限量品的一個製作機會，如餐廳需要數百份的餐具。這樣一來不僅到尋找到自己的風格也可以接到訂單，我對這樣發展保持樂觀，因為在畢業後從事相關中工作確實有點困難，像台北設計中心的角色是對藝術創作者很重要的，當然很幸運的是我可以找到錢來建立設備和新技術，當然這也需要額外的申請和津貼，有時也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

Dr. Williams：

我們能有好的發展要歸功於十年前，我們教育系統的策略，因為它對品質、觀念和新設計有非常的鼓勵以及補助，以玻璃和金工工作室來說，規模就非常大，是因為學校追求高品質和對新設備的完美要求，當然追求完美的背後是需要一些堅持，也必須做一些自我提昇的研究如陶瓷化學科技或金工工程製造等。而其他在大學體制之外的製造者也是朝這方面在努力，在電腦這方面，也是快速的在一年之內更換，結合網際網路。新思想，創作力和學術的議題，使這些和產業界合作。我們的學術資源，創新力是很特殊的，很重要的兩個觀念在「成本」和「價值在哪裡」，我想創新是一定要

繼續的，因為我們不會想要沒有新音樂、科技、工藝的生活，以及少了創作力、人性化、高品質的產品和生活環境。

阮文盟老師：

Dr. Williams是位行政長才，對民生問題和社會現象，包括專業何去何從。不過相信不是一兩個問題就可以解決。接下來請鍾老師以專業珠寶設計師的身分談，職業定位或生存或在專業上何去何從來供各位參考。

鍾邦玄先生：

我自民國67年至今都在這行業，今天金工在台灣真的已經播種發芽了，但要長成好的樹和花要有好的土壤，學校的訓練是鼓勵在個人的創作上，或意念上去發揮，但業界要的，和學校的訓練是有一些差距，因為學校訓練出來的學生較自我，太重創意，所以做的作品就和商業有一點距離，所以有許多業者會覺得雖然十幾年來金工科系在台灣已經這麼蓬勃的發展但好像受惠的不多，學校的訓練在外面不能被接受，但若一直遷就外面的行業需要，可能就會走入死胡同。如何讓土壤有營養呢？我認為交流要向外發展，對內向下紮根，讓更多人知道金工創作的空間，鼓勵學生辦展覽或畢業後可以得到以專案的支助，繼續從事創作，得到發表，對業者來說，可以從那邊得到一些新的觀念，回饋到商品上，漸進式的改變商業珠寶的樣式，如此，土壤慢慢肥沃，這些表現的人得到滋潤才能長成樹，而樹長成林之後台灣珠寶會有了自己的特色，以上述的方法再做十年，台灣一定會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特色。

阮文盟老師：

趙老師也是致力於銀工創作並在輔大流行系任教，希望你能提些銀工方

面尤其和澳洲這方面有交換一些意見的議題。

趙丹綺老師：

先簡介一下我任教的系，它很特別：二年制流行設計經營系，因為教育部在幾年前推廣升學管道多元化，使高職、二、五專學生可以繼續升學拿到學士學位教育部技職司鼓勵學校成立二技部，所以我們附屬在織品服裝學系裡。而在流行元素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飾品。織品系今年是第二十年，流行系今年是第四年，我這裡先提供織品系在學術交流上的一些經驗，織品研究所和英國伯明罕中央大學有交換學生的經驗，台灣的學生在畢業前半年到英國去學習，在半年後的assignment有過的話英國會發給結業證書，但要拿到碩士學位必須要回到母校完成下半學期的課程，先決條件是program要兩校有共同的規則，在提論文的時候台灣的老師到英國去，學期末時，英國老師到台灣來做這樣的交流。第二個提供的經驗是暑假的實習，每年暑假都安排學生到國內的廠商實習，有一部分到歐洲，今年也開始安排金工組的學生到英國去，如何促進中澳雙方金工教育的交流，我認為一個先決條件是讓台灣的人知道澳洲的狀況，因為對我而言，澳洲是很陌生的，在書中和這次展覽可以看到12位大師的作品，那像英國約在5、6年前在台灣辦英國教育聯展，所以那時可以瞭解到英國的學校和狀況，或許以後可以在暑假時到澳洲做一個短期的workshop。另外我想提一個有關教育經費的問題。尤其台灣有許多私立學校，學校許多經費的來源在於學生，我目前教學，一個班級有30位，所以對金工來講是一個很龐大的負荷，經費來源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再來則希望澳洲可以提供更多的資料以利往後的交流。

阮文盟老師：

要了解澳洲的學校和狀況，的確不是儘透過學校提供的簡介而已，中、澳的政府單位是應要共同思考，這問題，政府也許可以和子校合作用公開開放的空間讓台灣的人可直接的去

了解澳洲的學制和特點，也許以後的未來可以有具體化的做法。

Dr. Williams：

1994年學校有一個教授來過台灣，有個機構叫IDP，是國家發展協會，我想為什麼台灣學生知道這英、日的機會較多，大概是因為澳洲這個健全的制度是最近十年才有的，所以現在才有比較多的資訊，1996年臥龍岡大學第一次來做交流活動，很可惜是並非在金工方面而是其他的科系。

Dr. Shepherd：

每年澳洲也有在台灣北中南做一些推廣活動，不過它們可能沒有像英國花了那麼多錢，我1992年，來過台灣，看過台灣的美術館，而史博館也展過Susan Cohn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品從台灣到澳洲展，也有一些小型的展覽，從澳洲的學校帶過來展覽，澳洲地廣人稀，有很傳統的文化，我想我會回去告訴我的工作同仁希望他們努力工作一點，多推廣我們的學校及其他的藝術活動，讓兩邊的連結越來越密切。

阮文盟老師：

在這問題中我較關注一個「整體性的教育交流」也就是不只是和坎培拉的交流而已，也許可以由台灣工藝研究所、金工珠寶設計協會合力於中、澳文化交流處促成一場介紹澳洲金工教育體制的現況，我想這樣的資訊和諮詢是很迫切需要的。那麼接下來我想請雲林科技大學呂永富老師為我們說說在你的領導下，目前發展的狀況。

呂永富老師：

雲科的金工還是處於幼稚園的階段，但它的人數卻越來越多，人數由20幾個變成50個，我想它應要分成兩班，因為50幾個對我來說管理確實很困難，主要是沒有技師、助手、一個

學制要發展起來是要有完整的計畫，學校目前將金工交給我管理，學校給予自由，卻也使他無法成長，我想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剛剛聽到許多完整的寶貴意見，也是給我學習的機會，目前學校已新建立了綜合性的工坊，空間增加了，可惜在人力和設備上沒有增加，所以上起課來還是有些難度，這點是在健全度上要注意的。

阮文盟老師：

呂老師是留奧地利的學者，雲科大的工坊是台灣少數帶有德國風味的工坊，設備、編制，甚至是桌子的厚度都比別人厚，所以它是很具有發展的空間。接下來，我希望杜老師來發表些問題。

杜嘉琪老師：

各位剛剛談的是，有關在大學時代的金工教育和未來人才培養發展，不過我是逆向回來，我在國外學完金工回國後，我回想個人的成長背景，我在台北師院教書，所以可以看見台灣學子在小學到大學，在金屬媒材的認知和工藝的訓練很薄弱，對機械或媒材的了解度很缺乏。我很想知道中西方成長背景的不同和未來發展有什麼不同。

Mr. Jones：

我想中西方文化差別是很大的，這是個大問題，我曾見過在紐約正在台北藝廊工作的沈祕書，所以我來台北時和他連聯，他告訴我這個特別的金工研討會，我是藝術系主任，我們有很好的設備和老師在金工這方面，有大學碩士課程，而我剛聽到澳洲的學制，也是很好，但可能比較貴，我太太是台灣人她的表親在澳洲求學，就學生交流的問題而言，在教育方法有些不一樣，台灣的學校老師有一種是要學生和他一樣，而他是學生的上帝，第二種，是我要你向你自己一樣，但讓我幫助你，三、去做

你自己的事情，等你完成後，再回來找我，我會給你一個學位。我的太太喜歡第二種，他不希望別人煩他，我想正如黃坤河先生提出的一樣，台灣應該要有自己的風格，在台灣的危機是：你不太會被鼓勵去發展自己的風格，在別的國家的話會著重你文化差異的特質，一個國家有完整的教學系統來鼓勵你，豐富自己的文化素養，而在今天的討論中，經費和技術影響學校教育。技巧應該是工具而不是目標，經費也有沒有輔助到學校的時候，經營一個學校比較要想到成本問題，時間、空間和儀器設備、課程時間等，我想在全球都有這樣的問題。

阮文盟老師：

我想最後是不是請澳洲兩位教授的角度來談談坎培拉大學來到台灣是否有何策略或發展計畫，如展覽交流或駐校藝術家等更具體的計畫或建議。

Dr. Williams：

這一次來的目的就是為了互相學習，我們需要知道雙方的環境和狀況，我想交流的機會還很多，目前我們覺得最成功的方式是在個人單位間的交流。像今天這樣的討論會是第一次，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機會。另外我們在尋找一個條件相當的學校來作個別的交流。接下來就是經費的問題，只要雙方可以共同負擔經費就可以合作。我也很高興來到台灣看到台灣的多樣化組織和方法。不過正如Mr. Kuhnen所講的一樣，要做一個好的推動是雙方的責任，如果要推廣現代銀器和珠寶到歐洲去的話，我要一起努力去促成。相同，我們很高興台灣工藝研究所歡迎我們到這裡展覽。但我不太清楚目前研究所和學校的財力、經費方面的狀況。但舉凡是國際交流就需要經費，然後要一個專案管道來做這樣的事。台灣要怎樣開始我不清楚，但澳洲方面也是很難找到經費，不過今天已是一個起頭，我希望我們能共同成長。我們

有相同的喜好和工作，就可以成為好朋友，希望可以一起將亞洲的金工推向歐洲。

阮文盟老師：

確實一個交流要先互相了解對方，也需要經費，不過，金工界真的是沒有錢就不能做嗎？台灣的金工界要走出國門和國外接觸要如何先整合和思考？我們還有什麼功課要準備？周老師的看法如何？

周立倫老師：

我先站在教育界的立場講一下，金工逐漸國際化的因素，是因為有很多學生老師由國外留學回來，正如本土陶藝一樣，有興趣的學生在國內學不到要學的就會到國外去學，回來後將陶藝提昇到國際的水準和交流，畢竟台灣較高學位的金工環境尚少。所以我也鼓勵年輕學子到國外留學，如英國和澳洲都有藝術創作博士學位，這樣一來，不會迫使藝術創作者在最後必須轉念藝術史或藝術教育才能拿到博士。

Dr. Shepherd：

在澳洲有很多大學提供博士學位，在創作領域，包括繪畫，臥龍岡大學提供博士學位，但科系不多，所以沒有陶藝博士，但你可以有研究和創作一起，不過每個學校都不太一樣，提供不同的治學方法。

周立倫老師：

當然，創作博士學位在台灣申請大學任教會方便很多，也非常的搶手，可以在許多學校兼任，而且到國外唸書，相對於台灣金工界的國際化必定有相當好的提昇，而且可以把國外接觸到的機構資訊帶回來，我想這是很好的路。珠寶金工創作協會裡也定有許多國外回來的創作者，如此次翻譯擔任的盧瑞芷和余啓菁小姐都和英國的畫廊有很好的關係，也提出會員可以到英國聯展的想法，我想這些都是國際

學生所帶來很好的聯繫。

阮文盟老師：

在最後我想聽Kuhnen先生在這中澳交流的議題的看法。

Mr. Kuhnen：

我個人覺得學術的交流在實際上是比較可以實行的，我想以你們的文化背景來做金工是一個新的刺激，因為這樣一來，經由學生的交換，有更深入的了解。而我們也藉這次展覽讓我認識新的文化，也讓台灣了解我們學校的教育制度，工作經驗和新的技巧，我想這是第一步，至於協會的交換，我想可能會是比較長遠的計畫，交流的合作計畫現在有了初步的溝通。以最近來說，本校和德國方面有一些接觸希望藉此能有更多的經費來做更多這樣的展覽，甚至是澳洲、台灣、德國一起來做這樣的交流計畫。當然，這是需要我們意見的總和。

Dr. Williams：

過幾天我們會到台南藝術學院，我們將會看到台灣的金工教育是如何經營的，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希望對台灣工藝研究所對我們這次交流的安排做出善意的回應。如Johannes說的，這是彼此的經驗和信任，讓這些計畫實行。我想我們可以邀請你們來澳洲做一個展覽，從數件的小型展覽開始，在缺錢的情況之下，我們還是可以做這樣的活動，只要一些錢支付台北到坎培拉人員的旅費。

徐玫瑩老師：

事實上，從交流這方面來講，台南藝術學院是很積極的在做某些交流工作，像去年十月底當我帶金工組的學生到美國芝加哥做一個展覽，事後到威斯康辛大學的兩個學校分校做交流，台南藝術學院都是研究所，是很年輕的學校，所以我們很注重國際交流，甚至有一個



國際交流中心，這次，澳洲也許雙方可以學校單位的角度來談較可行的做法，也期待將來有具體的發展。

阮文盟老師：

台灣的金工在一有限的條件下成長，今年能有一個國際性的研討會，我個人覺得它值得鼓勵，我謝謝台灣工藝研究所大力的支持，使座談會成型，也謝謝外國的朋友遠到而來，更謝謝在座的專家們不吝賜教，更謝謝後方工作人員和翻譯員，以及關心此次議題的各位聽眾，謝謝各位。🙏